

这零散的日常，这温暖的伤痕



新片放眼瞧

本报记者 倪自放

看过是枝裕和执导的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《小偷家族》，笔者脑海中的第一个镜头，是数年前在戛纳电影节海滩上的那个下午：周围是些不相识的人，但在异国下午四五点钟和煦的暖阳下，疲惫的你，能够在沙滩上温暖地入眠，尽管在沙滩上睡眠显得不那么真实。

《小偷家族》也是这样，影片描写的是日本底层社会的人性温暖，当然也有社会的冷酷，零散的日常与温暖的伤痕充盈着你的头脑，那是一种恍若隔世的感动，不至于让你号啕大哭，只是酸涩地充盈着你的眼睛和内心。

在《小偷家族》里，是枝裕和设置了这样一个“有罪”却有人情味的“家庭”：东京高楼林立的大厦之间，残存一个破旧平房，里面住着年迈的母亲柴田初枝、治与信代夫妇，以及他们的儿子祥太，和信代的妹妹亚纪。这家人依赖初枝的老人年金过活。当年金不够用时，他们就会靠偷一些东西来补贴家用。后来，他们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捡回一个瑟瑟发抖的小女孩尤里。

通过“偷”来维系的家庭，



从法律的角度讲是“有罪的”。一群脱离原生家庭的被遗弃的人，唯有以如此卑微的方式彼此抱团取暖。故事设置上的这种反差，让《小偷家族》的故事温暖而伤感。电影也通过不同的意象呈现这种温暖与伤感同时存在的情形。比如，在某一个节日，一家人在狭窄的门外望向天空，共同“观看”远处的烟花表演——他们只能听得到声音，而烟花的绚烂却需要自己想象。烟花代表转瞬即逝的美丽，也暗喻“有罪”家庭抱团取暖的短暂。

影片中唯一一次行窃失败，是儿子和小女孩去商店，女孩偷偷拿了个小玩具被老

板发现，但出乎观众意料的是，老板并没有抓住他们，而是送给了儿子新的玩具并告诉他：“不要再让你的妹妹做这种事。”《小偷家族》没有最为明显的反派角色，有的只是润物细无声的温暖传递。

在电影最后四分之一的篇幅里，因为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，这个家庭的真相才得以揭开，其实他们来自不同的原生家庭，那种在“有罪”家庭里的和谐，在这一刻被打碎。小女孩尤里回到原来的家庭，她的生活无所谓幸福与不幸福；祥太即将找到亲生父母。《小偷家族》结尾部分的这个反转，是枝裕和实际是在指向社

会抚养问题。

可贵的是，社会问题的生发并没有让《小偷家族》走向一个冰冷的结尾，是枝裕和为每个人都设置了内心的解救。电影通过这样的故事设置，完成了对社会万象的展示，温暖的基调并没有变，这些被原生家庭遗弃的人，曾经享受过“偷”来的天伦之乐。

活在温暖里，尽管这温暖里有伤痕，作为是枝裕和电影的集大成者，《小偷家族》用娓娓道来的笔触，将那些伤痕与温暖，逐一摊在这太阳底下，这样情绪的弥漫，让人沉浸其中，不能自拔。我以为，这样的电影，一定是能够名留影史的。

延伸阅读

是枝裕和的“宝物”

本报记者 倪自放

《小偷家族》将于8月3日在中国上映，导演是枝裕和专门写信给中国观众，称这部电影是自己的“宝物”。那么，在片中，哪些设置堪称是枝裕和的“宝物”呢？

在人物塑造方面，安藤樱饰演的“妈妈”，就是一个“宝物”。虽然是枝裕和称《小偷家族》有意讲述一个父亲以及一个少年的成长。但安藤樱饰演的母亲角色却大放异彩，成为片中最让人难忘的角色，无论是流着泪抱紧萍水相逢的孩子说“爱你的人不会打你”，听到外人称呼她为“祥太妈”而忍不住窃喜，被警察盘问“孩子们都怎么叫你”，她若有所思地说“是啊，都怎么叫我的呢”，让一个经历过黑暗却内心温暖的女性形象栩栩如生。

两句轻声发出的台词，也是这部电影的“宝物”。影片设置了两句轻声的台词，来表达想说却不能当面说的意思。一是奶奶在去世前坐在沙滩上，对着玩耍的年轻人说“谢谢你们啦”。一句是祥太对着“父亲”远去的背影轻声喊出的“爸爸”。两句轻声台词饱含深情，说出了内心的秘密，也成为故事转折的关键词。

